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八賢傳 第十七回 田旺義搶親被擒 斬惡霸進京參佞

大節忠勇如神聖，臨難赴敵愈見真。 功業灼灼不可沒，日落荒山尚有春。

話表郭公一聞田旺義是兵部田貴之姪，不由生嗔，暗思：「怪不得橫行霸道，苦害良民，仗勢欺人。這田旺義與宋雷相似，我進大名府嚴究此案後，進京本參田貴。」想罷，遂吩咐：「王劉氏暫且回家候傳。」王媽媽問了路徑，回家去了。郭公起轎未有一里之遙，知府莊周恒前來迎接，遞上手本，其下大小官員一班俱遞手本。郭公轎在前，文武大小官員隨後，不多時已到大名府南關。郭公不入公館，進南門至知府衙門，在大堂前下轎，即刻升坐大堂，文武各官參拜已畢。郭公便問莊知府，口呼：「年兄，此處有個劣紳田旺義否？」莊知府說：「自卑職下車以來，耳聞有一田旺義，說是兵部田貴之姪，橫行霸道，無惡不作。奈縣民尚未有上告他的，卑職無可如何耳！」

郭公聞言，點點頭，遂令參府趙烈：「領本部五百軍隊，赴田家埠捉拿田旺義並其眷口，至公堂候審。」趙參將尊令退下，領兵去了。又令姜知縣把王緒章釋放回家。姜知縣遵諭退下去了。郭公吩咐畢退堂，同莊知府退進書房，暫且慢表。

再言參將趙烈率領弁兵五百餘名趕奔田家埠，不多時已至田旺義的大門外。趙參將高聲喊道：「田旺義快出來服綁！」門上家丁聞喊，向外一望，見是參府領著無數軍兵，皆是弓上弦、刀出鞘，口口聲聲要拿田旺義，只唬得魂飛魄散，戰戰兢兢，跪倒馬前，口稱：「大老爺，小的主人未在家。」趙烈問：「哪裡去了？」門上人說：「往東關娶親去了。」趙烈聞言，說：「守備張群宿帶二百名兵把田旺義的宅子圍困。休要走脫一人，候我來再定奪。」張守備遵令，趙參將帶領三百兵往東關而去，暫且慢表。

且言田旺義探聞王媽媽未在家中，率領五十名家將，來至王家門首，見大門緊閉。張虎子越牆而進，開了大門，眾惡奴一擁而進，逕奔堂屋而來。秀英小姐心知不好，遂把堂屋門緊閉。田旺義站立院中，向屋內口呼：「小姐開門罷，不可滯住。」

你母親已經將你許給我了，你到我家現成成的二府娘子，誰人不稱你奶奶，你是有福的。」話未說完，只見王媽媽攔輿回來，一進大門，見無數之人向屋內說話，堂屋門緊閉，心知有異，不由心中大怒，罵聲：「好忘八羔子，狗雜種，竟行無天無王法之事。」抄了一根大棍，奔去廝打，恨不能把田旺義之肉咬下幾口。怎奈寡不敵眾，被眾惡奴捉住。田旺義吩咐把她吊起來，打她一百皮鞭。眾惡奴把王媽媽四馬攢蹄擡起，吊在磨棚內，用皮鞭抽打，王媽媽破口大罵不止。秀英小姐在屋內聽見母親因自己被打受辱，只疼得無法可使，便要尋自盡，忽聞大門外人喊馬嘶，從門縫望外一看，只見大門外闖進無數軍兵，眾惡奴一見官兵，想要逃跑，哪得能夠。趙參將吩咐：「拿人。」

眾兵卒先把田旺義綁了，眾惡奴皆被拿獲。又把王媽媽放下弔來，秀英小姐也不尋死了，開啟房門母女相見。且表參將趙烈吩咐兵卒押解田旺義並五十名惡奴到田家埠，令守備張群宿把田家一切家眷人等鎖押進城，至知府衙門交令。這元成縣知縣姜智回縣衙，即刻將王緒章從監提出，當堂釋放回家。王緒章回到家中，見了母親並妹妹，悲喜交加，母子各訴被屈之事，說不盡的苦衷。

且說總督郭大人隨同莊知府入書房就位落座，郭大人把王媽媽的狀詞遞與莊太爺，莊太爺口呼：「大人，這王緒章原是白玉之子白金童，是卑職的外甥。」郭公說：「這狀上明寫著是白玉之子，年兒既知是你令甥，何不收留在衙中，無此牢獄之苦。」莊周恒口呼：「大人有所不知，卑職前者府考取他第一，他是更名改姓王緒章，不知他是白金童，他被難，方派禁卒前來下一封書信來，方知王緒章乃是白金童。卑職今晚懇求大人示諭，怎樣發落。」郭公曰：「本部堂自有發落。我若到了京中，聖上面前參劾索艾、田貴他二人，難討便宜。我在廣西重懲宋雷，宋是索艾義子，謀反大逆，是仗索艾勢力，我進京面聖參劾他一本，他必被其軍台效力，就是田貴也是該抄的。」

正在言談，只見門吏回稟：「元成縣知縣前來回覆，已將王緒章釋放回家去了。」郭公聞報，把手一擺，門吏退出。復向莊周恒說：「天色已晚，待明晨判斷田旺義一案。」此時劉升進書房稟道：「參府趙烈前來繳令。」郭公吩咐：「傳他進見。」

劉升喊：大人傳參府進見。趙烈步入書房，參見畢，口稱：「大人，末將把田旺義全家百十人皆拿到。」遂將田旺義赴東關搶親之事稟了一遍。郭公聞稟，心中大怒，曰：「強徒田旺義真乃膽大包天！」向知府曰：「本欲早堂嚴審此賊，但彼太無法紀，難容明晨，年兄吩咐外班伺候，今晚發落此賊。」又吩咐趙參府：「用心護守眾犯，預備刀斧伺候。」趙烈遵令退出，預備去了。

莊知府吩咐下邊：「伺候大人升堂。」郭大人即刻升坐在知府大堂，莊太爺一旁陪坐，吩咐：「帶田旺義上來。」眾人役把田旺義帶到，摔在堂下。郭大人並不問話，看夾棍上來。禁卒攏過夾棍，把田旺義夾起；遂又吩咐把他眾惡奴皆帶上來。郭公一看眾惡奴，約有五十餘名，皆跪在堂口。郭公問：「爾等是他家什麼人？」也有說是家人的，也有說是僱工的，也有說是佃戶的。郭公說：「無論爾等是他家什麼人？自將強霸婦女、謀害良民的事，從實招上來。」眾惡奴齊聲說道：「小的等一字不知。」郭公說：「料爾等也不肯實說。來人，給我夾起來。」

眾衙役往工房去取夾棍，焉有這些夾棍，遂把破桌腿、破凳腿並柳桿棍子，用繩盤緊當作夾棍。眾皂役把眾惡奴夾起，只聽堂下叫苦「咳嗽」之聲盈耳。郭公按狀詞一一追問，眾惡奴口呼：「大人，俺是他的僱工，吃著他的飯，使著他的錢，他支使俺，俺不敢不去。大人問俺這些話，小的們皆不知。田德、張虎子是他心腹之人，他都知道。」郭公聞供，吩咐把眾惡奴夾棍卸了，押在一旁。皂役遵諭去掉夾棍，押在一旁。郭公向田德、張虎子問道：「快將實情招來，免受大刑。」田德、張虎子二人見堂上追問甚緊，又見主人無能護庇，若不實供，難討公道，只得供認。田德遂將自打獵園內美女，定計害王緒章皆是張虎子一人主謀，殺死丫鬟、陷害王緒章並無小的之事。張虎子聞言說：「田德，你這就不對了。你為何皆推在我的身上，當日定計俱是你，你是主人自幼買的家人，你教我做什麼，我不敢不聽！」郭公說：「你二人不用分辯，一個是定計謀士，一個是害人兇手，你家主人就仗你二人橫行霸道，皆是死有餘辜！」遂吩咐皂役把一伙狐假虎威、狗仗人勢跟隨土豪搶親的拉下去，每人重責四十板趕下去；又傳劊於手把田旺義並家眷及田德、張虎子綁赴法場一齊正法。所有搶來的婦女，令各家認領；所有霸佔的田產，令各家持印契領歸原業主，其餘之家產皆歸白金童業。飭令參府趙烈監斬，趙烈遵令而行。

不多時斬訖復令而退。眾百姓歡呼不止。

郭公將案辦畢，一日起身回朝，出了大名府，經過東郊，同城文武官員相送，黎民百姓簞食壺漿相送，內中就有王緒章相送，留連莫釋之情，正是：奸臣遺留千載恨，清官感動四方民。

文武官員並黎民百姓送出交界。郭公辭別文武官員並黎民庶士，復上大路，曉行夜住，饑餐渴飲，非止一日已進了北京。

一日，康熙皇爺駕臨臨和殿，文武朝參已畢，值日官跪奏：「兩廣總督在午門候旨見駕。」皇爺聞奏，吩咐傳諭：「宣郭愛卿上殿。」不移時，郭公上殿，朝參已畢，伏在金闕，口呼：「萬歲！臣請聖安！」皇爺口呼：「卿家下兩廣，那裡風俗人情以及年成如何？」郭公奏對：「廣東豐稔。廣西春旱，二麥半收，秋禾頗豐，年景亦有五成。現時廣西桂林府溪山縣出一土豪惡霸，姓宋名雷，霸佔民地，搶掠婦女，殘害良家，家內蓋下九間長明殿，三宮六院午朝門。造軍器，地穴藏兵，定於八月十五日興兵叛清奪吾主江山，皆仗總兵同江，同江是宋逆之外甥，同謀不孰。」皇爺問曰：「卿家所言非真，廣西若出此叛逆，巡撫豈不折奏。」郭公復奏：「廣西巡撫並布、按兩司，皆有本奏，聖主未見，原是朝中有人壓住。這宋雷乃係兵部田貴的姊丈，索國老的義子。他二人蒙君作弊，盜賣江山。」

皇帝聞奏，心中疑惑。忽見索艾出班，跪在丹墀，口呼：「吾主，郭秀妄奏不實，臣有辯本，這宋雷是廣西人，千里遙遙與臣並不相識；言他與田貴有親，也是妄奏。若言宋雷、同江二人同謀叛逆，為何不拿問進京，面君嚴究。」皇爺聞奏有理，便問：

「郭卿，你可曾把宋雷、同江解進京否？」郭公口呼：「吾主，臣奉旨下兩廣專拿貪官污吏、惡霸強徒，以除民害，這叛逆不臣的強徒，豈有不除之理，為臣今廣東總鎮張河把同江拿獲，又拿了宋雷，綁赴法場，令萬民分屍，抄了宋雷家產，救了那一方眾百姓。」

皇爺未及開言，索艾口呼：「吾主，郭秀明是貪財害民，為臣度量這同江乃是桂林府人氏，是武進士出身，作本省總兵。這宋雷必是富豪之家，郭秀知他銀錢糧廣，妄稱宋雷是土豪惡霸，抄了他的家資。那同江乃是宋雷外甥，定然不依。郭秀就說他甥舅謀反大逆，一計而害兩家，天理何在？王法難容！因何不將謀反大逆解進京來嚴審，明白確實方可誅戮。並不解京，自專殺戮，明顯目無君上，妄奏萬民分屍，分明死人口內難以對詞。這同江乃兵部田貴的門生，惟恐兵部給他提本明冤，因此奏兵部與臣壓住本章。看來他是貪財害民，又誣蔑大臣以折朝廷棟樑，理當科其罪。臣還有本奏上，現有大名府二府田旺義之家人來京報信與田貴，這田旺義乃係田貴之姪，郭秀乃係兩廣職任，他竟擅敢在大名府抄殺田旺義滿門，現在田貴在朝房寫本奏知吾主。」郭公奏曰：「田旺義倚仗兵部田貴搶奪良家女為妾，殺奴栽贓，橫行無忌，罪當抄滅。」索艾奏：「他若罪犯天條，有元成縣大名府申詳巡撫，由布政詳奏。你奏田旺義搶良栽贓有何憑據？」康熙皇爺雖是明君，一時被索艾巧言蒙住，遂降上諭：「郭秀枉殺無辜，誣劾大臣，罪不容赦。」飭指揮使把郭秀推出午門斬首。御前侍衛同指揮使遵旨，把郭公綁訖，推出朝門。不知郭公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